



红尘情怨

杨 军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红尘情怨

广西人民出版社

红尘情怨

——一个少女歌星的奇异际遇

杨 军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杜建文

封面设计：雷德祖

红尘情怨

杨 军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文联报刊发行处发行 右江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0.1印张 插页2 218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0册

ISBN 7-219-00752-3/I·211

定价：2.50元

目 录

红尘情怨	(1)
逃犯与少女	(37)
九十九堡的新传奇	(82)
谍影谜踪	(121)
怪客奇缘	(153)
边山月下魂	(187)
爱的叛逆	(232)

红尘情怨

——一个少女歌星的奇异际遇

夜雾慢慢淡了，颜色变白，象是流动着的透明体，东方白了，浮动着的轻纱一般的迷雾笼罩着寒山的古庙，古庙的建筑和树木若有若无，扑朔迷离，随着迷雾的浓淡，变幻多姿，仿佛是仙山琼阁、蓬莱玉树，迥非人间境界。

“唉，真是仙山灵气多。”张宇赞叹着离开庙门，回过头推了推还睡着的伙伴，喊道：“小雷，快起来，今天是个好天气！”

他们是昨天登上寒山游览的，夜里寄宿在庙中设置的临时招待室里。

这寒山是方圆数百里内有名的风景区。很小的时候，张宇就听到了很多有关寒山的美丽传说，但一直没有机会来观赏过。这一次，他带领地区歌舞团在省里巡回演出，最后一个点到达香江市。按计划在这里演出两场，就班师回朝。想不到一台民族歌舞竟轰动了香江，他们一气演了六场才算满足

了观众的要求。演员们可累够了，要求就地放假休息。张宇想到，这里离寒山仅有二十余里，正好趁机游览，以偿夙愿。便与骨干们研究，决定放假三天，愿意游览的就留下，想急着回家的就先押运回去。演员们莫大欢喜。

当天下午，张宇就和游兴鼎盛的新演员小雷赶到了寒山，马不停蹄地登奇峰，游古刹，还特意留宿古庙，体验空门风韵。

“团长，今天云游何处？”小雷爬起床，兴致勃勃地问道。

“仙人洞。”张宇回答说，“听说那里有很多石雕，值得一游哩。”

走出招待室，周围白雾飘拂。远处有鸟声。从山上，山下，遥远的沟壑和雾霭流荡之处，飘出种种短音和长长的婉啾，很美。他们朝着“仙人洞”默默前行，一声不响，生怕惊破这恬静的早晨。但张宇的听觉特别灵，在群鸟声中，他仿佛听见一种别样的响声，是一种紧促而清亮的“梆梆”声，时大，时小，似有，若无。

“这是什么声音？”他奇怪地问小雷。小雷似乎也听到了，摇摇头说：“不知道，我从未听过这种响声呢。”他们继续沿着陡峭盘曲的小道走去，那声音越发清晰了。好奇心强烈地吸引着他们，便越发加快了脚步。不须多久，眼前耸立起一个简陋的青石牌坊，上面刻着“仙人洞”三字，牌坊后便是一个结构雄奇的洞天。里面传出诵经声，似少女吟哦，稚拙而快速，伴随着同样急促的“梆梆”声。这时，张宇才恍然大悟，忙拉了拉小雷的手，说：“原来是尼姑诵经的木鱼声。”

顿时，他们油然而生出虔诚的敬意，脚步轻轻地往洞中走去。洞很大，四周岩壁上有很多骚人墨客留下的石刻，正面有一群白石佛像。石供桌上有三支白蜡烛燃烧着，香烟冒着青烟。一堆苹果、蜜桃供奉着。两个穿着崭新的玄青色长袍的尼姑坐在布垫上念经。她们低着头，使张宇看不清面目。但从她们的声音和侧面观察，估计她们的年纪只有二十多岁。一会儿，两个尼姑换了一种经文，节奏缓慢，象在哼一支催眠曲，有点幽伤，凄婉，间或还伴有清脆的击磬声，悠悠忽忽，有气无力，如泣如诉，音节哀怨地撞击着张宇的心。他有点听不下去了，拉着小雷正要离开。却见两个尼姑停止诵经，她们站起来，脱去长袍，露出里面的短衫。然后收拾打击乐器、供果、垫子，放入一个竹篮里。

整个早上，张宇一直心神不定。小雷几次催他上佛头岩览胜，他也失去了兴致，心里老是翻腾着：好熟悉的声音，难道真是她？

吃过早饭，小雷自己游览去了。张宇走进大庙，想找庙中主持了解一些那个尼姑的情况。穿过侧殿时，忽听到从后面的院子里传来一阵轻若游丝、飘飘忽忽的歌声：

我不相信命运，也相信命运，
命运之神在我头上降临，
人生的道路崎岖曲折，
我必呀茫茫，知向谁处。

歌声很轻很细，充满着幽怨。张宇听着，浑身都颤动了，他撒腿就向后院跑。

庭院里，种着青竹、翠柏，苍苍郁郁。这时，没有游人，只有一个青年尼姑拿着一把长竹枝扫帚在扫地。她轻轻地哼着歌，低着头，心事重重的。当张宇走到她的跟前站定，用一双含着热泪的眼睛望着她时，她也没有发觉。

“方丽！”张宇胸脯起伏，激动地喊道。

青年尼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吓了一跳，吃惊地抬起头来瞟了张宇一眼，脸上立刻掠过一抹难以察觉的羞色。随即，她赶紧扭转身，似避着一个可畏的陌生人一般匆匆地走了。一阵清风吹来，已经扫拢的一堆落叶又四处飞散。

张宇追了几步，见尼姑入了庵舍，消失了，不觉失望地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到石凳上。

张宇浑身软绵，思绪万千。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这个空门佛地碰上方丽。她那声音，那歌喉，那相貌，怎能叫张宇忘怀呢？

“三年前的春天，地区民族歌舞团招收新演员。来报考的青年人很多，整个文化大院日夜飘荡着悠扬悦耳的歌咏，跃动着千姿百态的舞影，考核在紧张地进行着。当时，张宇刚从艺术学院毕业归来不久，在团里担任歌队队长。因此，声乐演员的考核就由他负责主持。一天中午，张宇下班回到宿舍，在门口碰到一个穿着入时的姑娘，她柳眉凤眼，脸色白晰，一头瀑布似的秀发披落肩头，中间用一条粉红色的缎带结挽着。她胸部高耸，大胆地望着张宇微笑。”

“你找谁？”张宇漫不经心地问她。

“团长。他在吗？”姑娘直截了当地回答。

“对不起，他生病，住院去了。”

“哎，真背时。”

“你有事找他？”

“嗯。不……”

张宇见她吞吞吐吐，心中立刻升起一种厌恶的感觉，就不再理睬她，开门进了宿舍。

姑娘犹豫了一阵，终又探头进门问道：“同志，团长不在，队长在吗？”

“哪个队长？”张宇拿起饭盒，冷淡地反问。

“歌队的。”

“你找他做什么？”

“有点小事。”

“说吧！”

“哎唷！你就是歌队的张队长？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姑娘惊喜地说着，双眼放出亮光，不请自进了张宇的宿舍，

“张队长，我是来团里报考唱歌的，认识你，真高兴。”

张宇见她大大咧咧的，心里虽有不悦，也只好不失礼貌地接待她，让她在靠近窗边的椅子坐下，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方丽。”

“从哪里来？”

“盘山县。”

“职业？”

“幼儿园民办老师。”

“为什么来报考歌舞团？”

“我喜欢唱歌。幼儿园发挥不了我的特长，我就离开了那里。听说你们招收演员，我就来了。”

“你擅长唱什么歌？”

“流行歌曲。”

“这，”张宇瞟了方丽一眼，想起今天已经过了截止报名的时间，便有点为难地说，“你，来迟了。”

“我知道。”方丽有点着急，仍满脸带笑地说，“正因为这样，我才来找你们领导，请关照。”

张宇考虑了一下，说：“这样吧，我们下午研究一下，再答复你。”

“好。我就住在你们团的陆小露宿舍里，下午等候你的消息。”方丽欣喜地站起来，伸出一只白嫩的手和张宇握了握，一转身象只彩蝶似的轻盈地飞走了。

张宇从食堂打饭回来，才发现刚才方丽坐过的椅子上放着一大包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香薯、云耳，足有三斤重。他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不禁皱起眉头，恶心地想道：“唐俗！想贿赂礼走后门，真是异想天开。”

下午，考试刚要开始，方丽就迫不及待地跑来了，一见张宇就问：“张队长，怎么样，我是否可以……”

“不行！”张宇严肃地回答说，“超过了报名时间，不能考了。”说着惋惜地将那包香薯、云耳塞还给她，“你走吧，什么不好学，学这套！”扭头走了。

方丽抱着大纸包，一下愣住了。良久，才横眉含泪，委屈地长叹一声：“唉！命运，命运不济啊——”车转身，木讷地走了。

主持两天考试，张宇感到累极了。两天下来，他倦倦地躺在床上休息，他紧闭双目，但久久不能入睡。两天的考核，考生成绩不佳，都没有发现理想的声乐人才，他心里很懊恼。想起团里声乐演员缺乏，责无旁贷，身为歌队队长的他，怎不心焦呢。他翻来复去睡不着，便索性坐起来，点燃一支烟抽着，默默地出神。

突然，屋外传来一阵低沉的吉他声，开始，象岩洞里钟乳石下的水珠滴到深潭里“叮冬”回响；继而象泉水冒出泉眼咕咕呜咽，那旋律、那情调，哀怨而婉转，而动人。一曲终了，夜风又送来阵阵忧伤的歌声。

我不相信命运，也相信命运。

命运之神在我头上降临。

人生的道路崎岖曲折，

我心事茫茫，何向谁边？

这是一个少女的歌声，虽低回沉闷，却圆润浑厚，颤动中似金属震荡的和鸣。这扣人心弦的女中音是谁呢？张宇回忆着团里的女演员，没有一个对得上号的。他顿时兴奋起来，渴望发现人才的责任心促使他开了门，循着歌声寻去。

大院里，月色如水，春兰暗香。梧桐树下的石凳上，三三两两地坐着闲聊的人。此刻，却没有人说话，四周静如一潭凉水，仿佛大家都沉醉在那动人的女中音歌声里了。

在本团演员陆小璐的宿舍门口，张宇惊异地站住了。月光下，他清晰地看见了，那个抱着吉他唱暖的女中音竟是方丽。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事实明摆着，使他如梦初醒。他不愿打断那如泣如诉的歌声，只是满怀喜悦地静听，细细欣赏那浑厚的音色和歌喉。

“啊！张队长，是你——”随着一声惊叫，歌声嘎然而止。

张宇猛抬头，看见方丽已经站起身，不无幽怨地望着他。

“哦，方丽……同志。”张宇乱了方寸，语无伦次地说，“你，琴弹得好，歌，唱得也不错。”

“这有什么用呢？我唱不好，反正没人唱得起。”方丽低下头，暗暗啜泣，语调自卑。

张宇想起自己白天对待方丽的态度，心里很觉内疚。但一想到她偷偷摸摸地送来那包礼物，又不无气恼地说：“方丽，这能怪谁呢？你既然具有这种才华，又何必偷偷送礼，叫人气恼呢！”

方丽流着泪说：“我想当演员，到县文工团报考几次

了，可一次都没有录过。很多好朋友都说象我们这样没有关系的歌星，能唱后村阿走的无名歌手，进艺术殿堂真比登天还难。要是给头头脑脑能上一柱香，进上一场哄，或许能感动‘上帝’，网开一面。我觉得有道理，就带上了那个纸包。谁知道上你……”

张宇心软了，他完全体谅了方丽的苦衷，并由此同情她，说道：“别闹，我错怪你了。明天，你来试试吧。”

经过考核，歌队一致同意录取方丽进队。正当她兴高采烈的时候，左威队长突然脸色大变，回到更衣室，新说张宇要录了一个长于唱流行歌曲的方丽，就不加分析地反对道：“我们社会目前已有反对庸俗歌曲的呼声，我们怎能招风上海呢？”张宇争辩说：“流行歌曲不能一概而论，再说，方丽也可以学习民族唱法呢。”

“别闹了。我们不能让一粒老鼠屎惹坏一锅汤。是左威瞪着张宇，严厉地说：“请记住，我们是民族歌舞团。弄不好，就会把我团的声誉丢尽。要注重政治影响嘛。难道除了一个方丽，就没有其他人了吗？”

张宇被左威克了一顿，拗不过他，心里很是难受。第二天，只好违心地劝说方丽回家去。

谁料时过不久，左威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天，他突然找到张宇，劈头就问：“你还记得方丽的住址吗？”

张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茫然地说：“你问这个做什么？”

“是这样的。”左威笑容可掬：“今早接到省文化厅通知，准备举办全省青年歌手大奖赛，要求各地文艺团体推荐

优秀歌手。大会还专门设置一项伯乐奖呢。”

张宇顿时明白了左威的意思，使用一种不无揶揄的口吻说：“方丽是唱流行歌曲的，不宜于我们民族歌舞队推荐吧？”

“不、不！”左威连忙道，“通知规定美声、民族、通俗各种唱法都可以参加。我考虑过了，方丽唱流行歌曲，即是通俗唱法。我们团正缺这种人才。如果把她要来，我们团获奖匾就会更宽了。”

张宇虽然对左威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不佩服，但想到能有机会将方丽这样一位有才华的歌手招进团来，心里还是挺高兴的。他便说：“团长，要把方丽弄来，以什么名义呢？”

左威不假思索地一挥手下，说：“就以什么名义都行。你抓紧时间给她发个通知吧！”

张宇如释重负，兴高采烈。他望着咧开大嘴，得意洋洋地笑着的左威，心里有一种又甜又酸的感觉。

就这样，方丽进了地区民族歌舞团。可是一年之后，又是左威将她推了出去……

……

……

……

中午时分，头顶飘来一片乌云，天色立刻阴沉下来。要下雨了。张宇只好离开大庙后院，拖着一条沉重的腿回到住处。

张宇没有回来，室内空荡荡，静悄悄，更使张宇的心情感到落寞。他想找保健室的服务员说说话，散散心，但

却寻不见他们的影子。

意外，风越刮越大，屋檐最大小的雨点也倾斜下来，屋顶的瓦面上立刻发出一阵又一阵沙沙的响声。

张宇伸手把窗门关上，回身在室内来回踱步。忽然，他象想起了什么，立刻弯下腰打开床头柜，取出手提包，拉开拉链，探手进去，很快就拿出一本袖珍笔记。他缓缓打开红色的塑料皮面，扉页上透明的薄囊袋里，立刻显出一张少女俏丽的照片，这就是方丽。她是那样的年轻活泼，楚楚动人。那双黑葡萄也似的眼睛总是闪着俏皮的光，好象时刻都在和张宇说话。可是今天，她那一头秀发不见了，眼神也失去了光泽，她就近在咫尺，却又恍如隔世，远在天边。一滴伤心的泪水从眼里滚下，滴在方丽那活泼的照片上，无尽思绪又从他的心扉奔涌而出。

方丽进团后，就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和训练。她天生一副好嗓子，却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演唱中自然暴露出不少问题，因此，张宇对她的要求特别严格。

“吐词不清，再唱一遍。”张宇往往打断她的演唱，大声说。

“嗯。”她只须从头再来。

“嗯。”她只须反复练习。

有时，方丽一连唱了十几遍，仍然唱得不准确，张宇就一直陪着她，不让她休息，坚持练习，致使她委屈得流出眼泪。

张宇并不心软，严肃地对她说：“唱歌并不只是贪图快乐。你要在艺术上有所追求，有所建树，就非下苦功不可。

获得了通俗唱法第一名。颁奖那天，团长左威也特意上舞台，乐呵呵地领取了“伯乐奖”的奖状和奖金。总结会上，他又有声有色地谈了自己如何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体会，受到了文化厅领导的交口称赞，使他一时身价百倍，成了文艺界令人敬仰的一面旗帜。

然而，方丽心里最明白，真正培养自己成才的是张宇。为了把好歌让给自己，他在比赛中失败了。因此，颁奖会一结束，她就找到了张宇，把奖状、奖金一把塞给他，声音颤抖地说：“伙长，这些东西应该是属于你的。”

张宇连忙把手缩回，说：“方丽，别讲傻话，这是你自己努力、拼搏的结果，我应该祝贺你！”

方丽眼睛潮湿，心潮起伏，一时竟不能自己，便一头扑进了张宇怀中，嚤嚤地哭出声来。

四

方丽歌赛夺魁的消息在本地区引起了震动，当她从省城回到团里时，地区报社的一位记者已经等候着她。左威非常热情，和张宇一道眉开眼笑地陪着方丽在团部办公室接受记者的采访。

记者是一位戴眼镜的年青人，思想活跃，谈笑风生，他将本地观众看了歌赛电视实况传播后的强烈反映绘声绘色地神聊一通之后，就直截了当地问方丽：“这次，你身手不凡，一举夺魁，当你走上颁奖台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滋味？能谈谈你的感受吗？”